

凉风有信

□碑林路人

世相物语

晨起推窗,有微风袭来,风中略有凉意,让燥热许久的心,有了空山新雨后的舒畅。

打开手机,有朋友留言:“凉风有信,秋已近。”突然,眼眶就有些湿润,原来这世上也有和我一样多愁善感的人,不仅喜欢伤春悲秋,也喜欢用浅浅的文字,来表达一种深刻的情绪。

我并不喜欢炎热的夏天,但在夏天即将离去的时候,也会有一种淡淡的、时光流逝的怅然。或许是四季的变迁,让人有了一种青春易逝的感伤;或许是成长的痕迹太过明显,让心有了离情的惆怅。

大约是多情的女子,才会有如此细腻如丝的情绪吧,无论是季节的变更,还是一花一草、一木一石,都能让心有些许的涟漪泛起。天高树低、月胧寒山、湖光秋色、西风渐凉,每一处场景,每一点变化,都是一首诗、一阙词,在心里浅浅落

脚,似“一川烟雨,满城风絮”。

我喜欢在浅秋的雨里读诗,喜欢在安静的时刻,沉浸在一首诗的画面里思绪飞扬。假如有人应和,假如恰好在不同的地方,也有同样一个女子和我一样,正让自己的心在诗画里畅游,这是多么奇妙与美好的心灵感应呢。我喜欢这样的感觉,喜欢一个曼妙的女子在秋风里专情读诗的画面。我曾与朋友说:只有让生活如诗,才能真正体味到如诗的生活。在这个秋意渐起的清晨,我站在窗前,脑海里突然就有了许多美好的诗句。我喜欢用这样的美好,来点缀平淡与简单的生活。

“一重山,两重山。山远天高烟水寒,相思枫叶丹。菊花开,菊花残。塞雁高飞人未还,一帘风月闲。”“薄雾浓云愁永昼,瑞脑销金兽。佳节又重阳,玉枕纱厨,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,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。”在秋风渐起的清晨,吟咏着这样



词句,沉浸在一阵风里,沉浸在一些淡淡的回忆里,任起伏的音律肆意填满生活每个角落,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好。

曾经,我喜欢把自己的心事和一些古诗词写在纸上,寄给远方的朋友,而如今已经有多年没有写信了。到了情感越来越淡,话越来越少的年纪,仿佛心境也已经淡然了许多。今晨,看见“凉风有信,秋已近”。突然就感觉到了一些暖意,有些问候,不必说得太多,简单的言语,就明了了每一个字的含义和字里包含的温暖与深情。

凉风似信,由远处而来,风里是心有灵犀的会意,风里是季节的脚步和时光的身影。

付出中等待成长

□王玉初

乡下生活的母亲对二十四节气特别敏感,也习惯根据节气来提醒孩子们添减衣服。立秋已到,酷热离开虽有一段日子,但昼夜温差很容易让人感冒生病。母亲好像忘了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,仍会提醒我早晚添衣物,别着凉。在父母眼中,不管到了什么年纪,孩子永远是孩子,总让人操心牵挂。

早年的农忙双抢,母亲鼓励我们快点干,好赶在立秋之前把晚稻插下去。不然,转秋凉再插秧,只长草,不出稻。什么样的季节,就干什么样的活。母亲一直朴素地种植、耕耘、收获,她的人生亦是如此。到了上学的年纪,就去学堂;学不下去,就回家种地;到了结婚的年纪,就成家。尔后,抚养孩子,照顾老人,一生没有太大的波澜,尽心尽力。如今,空调和大棚的存在,让人们对季节变换不再那么敏感。只是,人生不能错过了季节,别忘了“不插立秋秧”的告诫。在读书的年

纪,就当发奋读书;到了结婚成家的时候,不妨好好把握住姻缘。事业中,虽有老骥伏枥,但那毕竟是少数,该奋斗的青春年华,切莫虚度。

转秋凉,给情绪去去火。盛夏流火,人们的情绪也容易躁热。夏季虽有冰镇冷饮用来降温,但那只能去一时之火。转秋凉,大自然的调和,人们的情绪也该去去火气,多一分平缓之气。手气顺时,要想到运气差的时候;发展红火处,亦要把居安思危记心间;人处艰难中,更要有一个心平气和的胸襟,风物长宜放眼量。

转秋凉,在付出中等待收获。一年四季,春夏已过,一年便去了一半。转秋凉,但离秋收还有些时日,仍要继续付出与等待。孩子们还有一个学期在等待着他们,工作中我们也有下半年的计划等着去完成,生活照例在转秋凉中继续……这一切,都需要新的付出,并在付出中等待,等待秋收,等待成长到新的高度。

转秋凉,是一份叮嘱,母爱情长;转秋凉,是一份告诫,请不要错过美好年华;转秋凉,是一份情绪,请保持平和胸襟;转秋凉,是一份等待,请在付出中等待新的成长。

亲情一线



疫情之下,商场、娱乐场所、书店这些平时遛娃休闲的地方都被关闭了。上个周末,一家人照例困在空调房里,实在是浑身酸痛,步子也越来越沉,没有一点精气神。

于是,我们决定驾车一路向南,顺着导航找到这家隐匿在秦岭深处的书店——南山耕读书屋。书屋坐落在半山腰,三间土坯房,围绕主屋、四周依地势而建的各种读书角,有凉亭摇椅、茅草藤垫、竹木屋、玻璃房、榻榻米。每个角落都放着几本不同时代的书籍,或是古老的诗词歌赋,或是褶皱的鲁迅文集,或是透着现代气息的漫画、小说等等,应该说不同年龄的人,随手一翻,总能找到

一把老蒲扇

□林萍

属于自己年代的书籍。

院子里有很多老物件,最抢眼的是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把竹编老蒲扇,儿子因为好奇,没有见过竹编的扇子,抢先拿在手里晃动起来,这情景顿时让我思绪万千。

记得小时候,奶奶喜欢坐在老家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下,席地铺一块五颜六色的碎花布拼接而成的布垫,左手摇着大蒲扇,右手拿着串珠,双眼微闭,嘴里不停地念着“阿弥陀佛”。她告诉我们,念经是求佛祖保佑我们一家人平安健康,她也从刚开始的初一、十五忌口,到纯吃素,在她心中,唯有这样,才会保佑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。

这个不识字的老太太,一辈子养了四个儿子,一个女儿。四个儿子中,三个伯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,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。他们各个精通琴棋书画,打得了算盘,说得了几国外语,也都是单位里德高望重的人。说起父亲,他算是家里最没有文化的,却是责任最重的。农村人讲究守根,于是爷爷奶奶早早让父亲辍学回家,在家里种地务农。然而,对于父亲而言,他从小好动不好静,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靠天靠地,年复一年日复一日,做重复的事情。小时候也总听奶奶在家里数落父亲:地里草都长得比人高,庄稼

都被虫子吃完了……父亲习惯挤点“眼药水”,唠叨点奶奶爱听的事情,老太太听完,总是咧个嘴笑得跟个孩子。父亲一直很勤奋,早早就开始做生意,我们的日子也过得让村里人羡慕。

每到傍晚,奶奶总是拄着一根铁制的拐杖站在门口,望着村口的方向。村里乡亲打趣问她:“咋不去城里儿子们那边?”奶奶一脸严肃地说:“老四不容易,得给看门。”老太太老远看到我们放学归来,立马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,一把蒲扇、一串佛珠,又悄悄地念起“阿弥陀佛”。

奶奶最后四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,而父亲也整整照顾了四年,但凡有亲戚去看她,她便抹着眼泪,嘴里念叨着:“我和他爸呀,就靠着老四靠得上,当初才让他守在家里,娃那些年为了让哥哥们安心上学,揽着家里所有的事,受罪了啊!”2007年,奶奶94岁,看着所有的孙子们成家立业后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阳光已洒满屋顶的青藤,藤蔓随风摇曳,仿佛在诉说一件件儿时的往事。我顺手拿起桌上的蒲扇,透过蒲扇,似乎看到了奶奶慈祥的笑容、父亲辛劳的身影,也感受到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教育和影响着子孙后代。

人间真情

乡愁里的石磨

□柯贤会

在院坝边、吊楼下、磨房里,主要用来磨制面粉。磨面的前几天,母亲淘了粮食,在篾席上摊开,既不能晒得太干,也不能晒不干,太干了磨出来的面黑,不干出磨率低,要晒到轻轻一咬,“嘎”一声就刚好。磨面的时候,要给牛套上套头,戴上蒙眼,这样牛就只知道围着石磨转圈不会偷嘴吃。磨面是在一个大簸箩里进行的,簸箩上面架一个“人”字型罗杆,手抓着罗圈在上面来回滑动,雪白的面粉就会漏下,堆在簸箩里,靠了这石磨,金黄的麦子才变成了白花花的面粉,做成了令人眼馋的馒头,麦子经过几遍研磨,最后剩下的是麸子,可以喂猪养鸡。

磨用久了,就要磨磨。磨磨最有名的是村上的程石匠,程石匠自幼聪明好学,十六岁就跟随父亲外出磨磨,很快超越其父,成为当地有名的磨磨匠。事主把磨磨匠请到家中,匠人把两扇磨仰放在地下,右手握铁锤,左手扶簸子,顺着磨盘纹路,用钢钎子把凹槽磨深。别看

磨磨比较粗笨,其实是个精细的技术活,用力大不行,力小也不行,匠人每磨好几道齿纹,就须得用嘴吹去碾碎的石灰,看看新磨出的磨齿是否恰当,凹槽是否均匀。如果石磨的磨齿太深,磨出的粉不细,磨齿太浅容易平钝,石磨就不耐用,磨齿太锋利,就会减少磨盘的寿命。匠人对于新磨出磨齿的观察和把握凭借的是经验,除了用眼看,还得把两扇磨盘合起来,放进一把粮食转一转、试一试,如果感觉磨齿哪里有问题,匠人必须再磨一次,直到磨声均匀为止。

随着岁月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,石磨逐渐被电磨取代,曾经和我们朝夕相伴的石磨,失去了昔日的荣耀与辉煌,成为许多人记忆里泛黄的影像,记录着过去无法言说的酸甜苦辣。我觉得那远去的石磨,碾过了数不清的春秋,锁住了好多代人的乡愁,走进了历史的长河里。

往事如烟

菜市场的人间烟火

□曹春雷

平凡人生

我有个习惯,每当心有郁结不得疏通,就主动请缨去买菜,妻子也乐于把权力下放给我。于是,清晨,骑上电动车,带个竹篮,向城郊的菜市场进发,尽管不远处就有超市,但我还是喜欢去露天集市。

这里卖菜的,大多是附近村子的人。他们的菜大都不多,一筐或者一袋,青枝绿叶的,摆在那里,还能看到上面的露水。人或蹲或站,和邻摊说着闲话,并不招呼人,好像并不着急卖。大多是自家菜园种得多了,吃不了,就拿来这里卖,赚个零花钱。

在这里买菜和在超市买菜的差别在于,你能知道一个蔬菜是谁种下的,谁采摘的。这样一想,蔬菜便有了温度,而不像在超市,只是简单的钱与物的交换,你看不到蔬菜背后的面庞。

我喜欢买老人的菜,顺便蹲下来,攀谈几句,说说今年蔬菜庄稼的长势。老人们大都乐于同我聊,一边给我称菜、算



钱,一边说着菜园里的事。如果正逢天旱,就顺着向老天爷祈求一句下雨的话,我也赶紧附和“是啊是啊”,好像我不附和,老天爷就生气不下雨了似的。

老人们称菜,大都足斤足两,有时还会搭一根葱、一头蒜啥的。我把这认为是老人对我陪他们闲谈的奖励。当然,我大多时候也不让老人找零。这些老人,总让我想起乡下的母亲,她也是偶尔用挎着一篮子菜,到不远的集市去卖。

也有孩子来卖的。曾见到一个孩子,面前的塑料袋上铺展着一堆虾,很新鲜,一看就是从河里捕来的。他身边放着

渔网,裤脚上有泥点。我当然要买了。孩子很害羞的样子。我问两句,他答一句,小脸红红的。最后我弄明白了,他想要以这种方式赚钱,攒够了,给母亲买生日礼物。卖完了这些,他还要回去上学。

第二天早晨,我惦念着他,到菜市场去,却没有看到他,有些怅然。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。也许,他已经攒够给母亲买礼物的钱了。

有时,我会在菜市场吃早餐。有家卖米粉的,一锅的粉白,要一碗,撒了碎芫荽,配上几块油豆腐,畅快淋漓地吃。曾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小伙子,目光偶然与我相碰,彼此点头致意,并没有说什么,还是各吃各的。他大概刚刚参加工作,带着一身书生气,以后也再没见过他。

晚上,我把整个世界一下子收拢在小小的厨房里,用刀、铲、锅,与蔬菜们悉心交流。当我把一盘盘青白红绿的菜放在餐桌上,窗外的喧嚣一下隐去,人间顿时安详。食物安抚肠胃,也安慰了一个人的心。

全民全运 同心同行

十四运新冠疫情防控提醒

1

科学防控疫情 文明全运随行

陕西省卫生健康委